



夜色明亮

■ 陈雁翔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我是隆冬时节抵达阿拉马力边防连的。卡拉乔克山高耸如屏，山坡峡谷环抱着营区，一片片枝杆苍黑的野苹果树和野杏树林兀自挺立。蔚蓝的天空，像透明的冰。寒风打着尖啸，仿佛戍边军人们缓时疾的声声马蹄。

熄灯号响过，营区寂静。在连长梁欢桌上，我看到一封封信。

信是在外学专业的上等兵肖磊写来的——

连长，有天晚上在机房值机，我困得不行，就站起来扇自己嘴巴——这是我的战位，我得尽职尽责……你说周末要带我们到山坡上看看春天的小草小花。我听后很惊喜，早就听老兵说我们守护的地方很美，这回终于可以好好看看……

把信放回桌上，我笑着说，踏青春游，战士们肯定很喜欢。

“那是去年3月底的事。”梁欢把信小心放好。“冬天山里冰天雪地，出门就是山，很少能见到外边的人。新下连的战士不适应这里的环境，加上那段时间巡逻执勤任务重，几乎天天爬冰卧雪。那时候山上草刚冒芽，我就想着组织他们爬爬山，放松心情……对于常年在大山里的兵，边防线上的草木山岩，都是难忘的风景。”

梁欢的话让我感动。放眼整个边防连，冰天雪地里枯瘦的树影、远处雪山上缭绕的云雾、如淡雅水墨般未解冻的河流……当官兵用纯净的心去欣赏体味，寂寞的远山便不再寂寞，荒凉的边境也不再荒凉，艰苦的戍边生活便有了惊喜与甜蜜。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一夜春雨过后，烈士陵园碧草青翠，繁花灿烂，鸟啼声声。

罗毛头用衣襟仔细擦干墓碑上的水渍，双手颤巍巍地抚摸着上面的名字。“老董叔，这么多年了，俺这心里啊，总算是踏实了……”

他凝望着矗立在墓碑后面的巍巍青山，思绪又回到当年。

罗毛头幼年就成了孤儿，靠沿街乞讨度日。一日，饥寒交加的小毛头，晕倒在街头。打此路过的董郎中把他抱回药铺，喂水喂药，直到他苏醒过来。见他无依无靠，董郎中便将他收留下来。

董郎中无家眷亲属，孤身一人生活，行踪却很隐秘。每次离开药铺，他都会叮嘱罗毛头留神来人好守家，至于他去哪儿、何时返回，从没交代过。

董郎中常会给他讲一些“把鬼子赶出中国去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”的话，罗毛头也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。

那是1940年的腊月，鬼子汉奸趁大雪天，要偷偷“围剿”县抗日民主政府。得到情报的董郎中，要去掩护县政府机关干部转移。出门前，他只匆忙对罗毛头说：“天黑我要是回来，就到鹰嘴崖下找我！”鹰嘴崖山高林密，离县政府不远，他经常去采药，对那边地形很熟悉。那天，董郎中开枪将敌人引至鹰嘴崖边。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，他打光子弹后纵身跳下崖去。

罗毛头是在崖下找到董郎中遗体的。

他将董郎中就地掩埋后，哭着说：“老董叔，你先在这里住下，等把小鬼子

梁欢说，他是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到边防的，曾在红海沟边防连当排长。

他带着战友坚守在远离连队10多公里的前哨。那里有荒无人烟的群山，是无限寂寥的静默。刚守了3个月，他就有些坚持不住了。

“晚上点完名，我会去哨所后边的山包上坐坐，那里能看到远处的灯火……那时的我，太怕寂寞了。”梁欢回忆道，“哨所周围是深沟，晚上一片漆黑，静得吓人。”

几个月后，他又转到另一个偏僻的前哨。那时，他一有时间就去跑步，要跑十几公里——因为十几公里外有个村庄，能看到人迹和炊烟。

梁欢说，他渐渐适应了边防生活，体味到了驻守在风雪边关的万般滋味，也改变了自己的心态。

2021年，他走进阿拉马力边防连连长。一日巡逻返回途中，他带着两名战士从后山山坡往下走，时值5月下旬，太阳即将落山。梁欢说，在那里，他遇见了最美的风景。眼前山坡上，铺满了绿草与野花。尽管群山寂寥，许多地方是荒芜的岩石与沙砾，可生机仍在这片土地生长——在不远处的山坡峡谷上，野杏树和野苹果树的花正蓬勃而热烈地盛开；远处水库上，波光粼粼的水面倒映着天边喷薄的晚霞。一只鹰在峡谷之上，啸声如箭箭飞鸣。他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感动——能守护这样美丽的土地，真是自豪！

从此，他鼓励战士们写日记，记录自己的见闻与感受，记录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好奇。

梁欢说，不只是这片土地，这里的战友同样可爱。

去年，在巡逻路上，驾驶员陈吉辉对梁欢说，连长，我真想留队，想跟你们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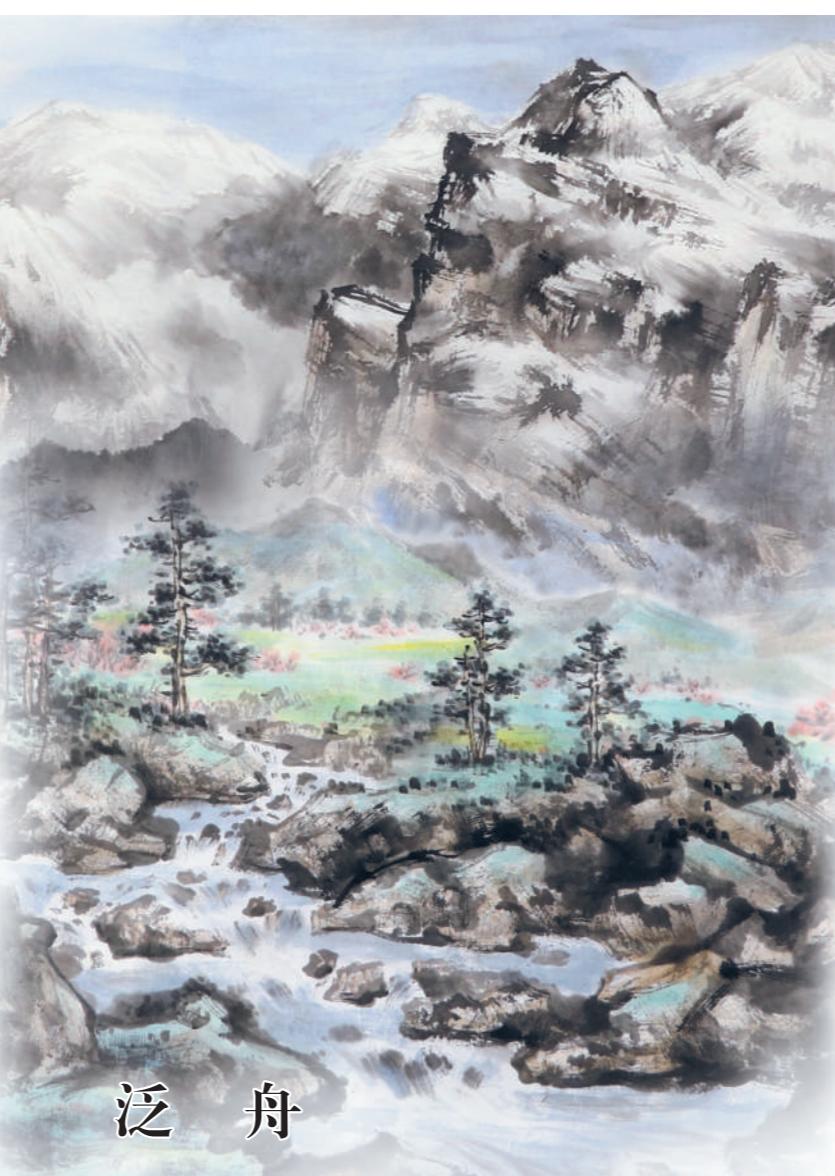
梁欢刚到连队时，陈吉辉当班长，工作踏实认真。记得2022年冬天，大雪纷扬，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连队的供水管道却冻上了。陈吉辉顶着大雪出发，查找水管冻结的地方。他在积雪没膝的山坡上，顺着管道走向一路排查，终于在山脚水泵房外找到冰结处，疏通了水管。

还有段时间，连队军马饲养得不好，有几匹很瘦弱。晚饭时，梁欢让陈吉辉有空就给马厩里搞个隔栏，把马隔开饲养。陈吉辉饭后立马就去马厩忙碌了。夜晚的马厩很昏暗，为了看清焊点，陈吉辉没戴电焊帽，活干得很漂亮，可眼睛却肿成了桃子。

去年8月底，选晋军士审批结果下来，晋级留队名单里没有陈吉辉。晚上，陈吉辉找到梁欢说，连长，我会永远怀念这里的战友和山川，在这里的日子是我最珍贵的回忆。

“这里的每个官兵都是真心热爱这片土地，每个战友都是那样可亲可爱……”

回到房间，已是凌晨两点，营区更加静谧。我看窗外的天阴着，却不黑，洁白的冰雪如清辉，衬得夜色明亮。



泛舟

■ 孙佳欣

梁欢讲完这些故事，夜已深沉。看着窗外月光清冷，冰雪皎洁，他想起那次春游，战士们在山坡上开心得像孩子。“真有意思啊，连长。我们应该多看看这里，感受它的美丽。我们爱它的生机，同样爱它的荒芜……”这是肖磊信中的话。在边防官兵心中，有两个故乡——一个是母亲在的地方，另一个是界碑在的地方。

董来喜，革命烈士。在现有史料中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牺牲于何时何地。故事里的他，有着刻骨的苦痛悲伤，也有着难忘的欢欣幸福。烈士，不仅是一个名字，他们也曾年轻过，也有牵挂的爹娘。时光流转间，山河换了模样——“英雄，我们接您回家！”

罗毛头一辈子都在找寻董郎中的身份。春去秋来，董郎中墓前的花枯荣了几十回。身份确认那天，罗毛头终于梦到了董郎中，梦中的他微笑着……醒来时，窗外是鸟声啾啾，春花绚烂。

“跳伞时的失重感特别强，那种感觉真奇妙……”指导员说，我的伞开得好。”在记满跳伞体验的小本子上，彭豪终于写下了自己的亲身体验。他会永远记得那天，会永远感激那个战胜恐惧的自己。

故事，是一条可以溯源而上的河，它有无数的分支，又始终奔腾向前。其中的砂砾、淤泥、水草和游鱼，都是一个个细节的注脚、一幕幕片段的重映。春意正浓时，不妨泛舟，感受这长河的粼粼波光……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赵瑛鹏 秦子洋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不到半天时间，整个单位都知道了彭豪的“事迹”。在跳伞前登机时，大家径直走向飞机，唯独彭豪一人报告说心慌难受……最终，他转过身子，离飞机越来越远。

指导员知道他是第一次跳伞，并没有批评他。只是从那天起，彭豪成了地面保障人员，帮落地的跳伞员叠伞、收伞。

彭豪没有勇气跳伞，可又对天空充满向往。每当跳伞员安全落地，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。整理好地面的降落伞后，他便凑到跳伞员身边问这问那。“班长，从飞机往下跳是什么感觉？”答案五花八门，有人说刺激、有意思，有人说失重感强，心都要跳出来了。“那云呢？云是什么样的？”答案又是五花八门，热的、冷的、干的、湿的……

彭豪将这些全都记在小本子里，工工整整的。听着战友的讲述，他常想象自己也是一名经历过高空挑战的伞降勇士。可本子记满了，他还是没能突破自己。

一晚，他做了个神奇的梦。梦中，他登上飞机，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

很快爬升至投放高度，舱门打开，他勇敢一跃，飞出机舱。可没等他得意，天上的云朵便轮番向他袭来，吹得他睁不开眼。梦中突然又回到那天下午，他低着头，不敢直视指导员的眼睛。彭豪猛然惊醒。

睡不着了，彭豪看着窗外的月色，心中有个声音响起：真正去跳一次吧。他抚摸着那个记录战友跳伞体验的小本子，像是在寻找自己遗失的勇气。



魂归故里

■ 王培静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1934年，董来喜告别家中父母，去投奔在哈尔滨拉大车的表舅姥爷。

后来，表舅姥爷得了伤寒，没几天就去世了。赶马车的事，落在来喜一人身上。一天，他在车站拉了几箱货，有两个穿长袍的货主也坐上了他的马车，两人很和气。从此，他经常给这两人拉货。来喜发现，每次他们送货的地点都不一样，他虽然好奇，却只专心赶车，除与货主唠唠家常，多余的话一句不问。

这天，全城响起警报声，日军飞机来轰炸了。来喜抄小道拼命往家赶，表舅姥爷还在吗？隔壁家的二妞子还在吗？娘做的农裳和鞋还在吗？可没走几步，他停下了——满目是断壁残垣、硝烟弥漫，哪里还有家呢？

几天后，来喜又遇到那两个穿长袍的货主。刚出城不久，其中一个大个子问他：“小老乡，认识这么久了，你就不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，拉的什么货？”

“不该问的不问，是我们这行的规矩。”

“你是个实诚人。我也是山东的，离你老家不远。我们是抗联的地下联络员，拉的货都是抗联队伍需要的，为的是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我也是在为抗日队伍做事了？”来喜很激动，“我能加入你们吗？”

“回去我们就向组织汇报你的事。”

那个大个子叫鲁一贤，戴着眼镜，说话不紧不慢的；那个矮点的同志叫吴安，说话是地道的河北口音。来喜帮他们运送的，是战场医院急需的各种药品。

再见面前，鲁一贤认真地对他说：“董来喜同志，组织批准了你的请求，你可以再考虑一下，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。”

想到表舅姥爷的惨状，董来喜痛快地说：“为穷苦人着想，为穷苦人干事，舍生忘命都行，我愿意！”

半年后的一天，鲁一贤来找他：“有一位受伤的首长现在住在城南的教会医院。城里特务太多，在医院住下去不安全，上级决定，由我们把首长送出城去。”

行动那天，正赶上大雨，街上没有行人。当晚11点多，内线护士在医院走廊、门口掩护，鲁一贤和董来喜装成医生，将首长悄悄抬出来，吴安在前面探路。他们冒着雨穿过几条胡同，七拐八拐终于来到了停在长春街路口的马车前。马车上提前搭好了棚子，由董来喜

安排的自家兄弟在此接应。大家把首长抬上马车，一路向南，顺利出城，最终把首长安全转移到后方部队。

考虑到董来喜有暴露风险，组织征求了他的意见，将他正式编入部队。

编入部队后，董来喜射击、刺杀、识字学得认真像样。学习政治时，他认识到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，中国人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在这里，能学文化，人和人能互相说心里话，还能打鬼子，他感到十分幸福。

他们的部队是杨靖宇等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。来喜的马车和马都跟着他到了部队，部队领导和他谈话，要给他大洋算作补偿，他不要。领导说：“部队上有纪律，你这马车和马是私人财产，公和私一定要分明。”来喜说：“那组织上给我存着吧，等我回老家看爹娘时再取走。”

他那匹马叫白脖儿，全身棕红色，只有脖子上一圈白色。部队行军时，白脖儿负责驮一些重要装备和物资。

一次，来喜带领的机动小分队让敌人发现，被围困在深山老林的一个屯子里。敌人围而不攻，要将他们困死在里面。屯子里的人本就不多，粮食更不富余。几天下来，几十号人的给养成了大问题，小分队危在旦夕。

那日晚上，来喜解开白脖儿的缰绳，牵着它向树林走。望着这个与自己相处多年的伙伴，来喜一边抚摸着马儿一边落泪。“白脖儿，我的好伙计，为了同志们，我只能对不住你了……”到了一片空地，望着也消瘦了许多的白脖儿，已是副连长的来喜，颤抖着双手掏出了枪。他似乎看到白脖儿向他点了点头。他闭上眼睛，枪声响起，白脖儿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缓缓地倒了下来……

后来，得到了补给的几十名抗联战士，通过缜密侦察，利用声东击西战术，在凌晨时分成功突袭。

董来喜参加过不少战斗，多次受伤。在一次战斗中，董来喜在冲锋时不幸头部中弹，壮烈牺牲。

在今天，能搜到的有关董来喜的资料里只有一行字：董来喜(1914—1938年)，小名柱柱，山东省东平县人。革命烈士。

后来，哈尔滨来了两个董家的年轻人。他们在当地打探到了董来喜的一部分经历，从无名烈士合葬墓带回了一捧土。

听说英雄回来的消息，全村老少自发来到村口迎接。

“英雄，我们接您回家！”

在外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董来喜烈士，终于回到了故乡。

训练的三级高台，一次次纵身跃下，又一次次平稳落地，班长明白了，那浩瀚无边的天空，才是他真正魂牵梦萦的战场。

后来，彭豪终于登上了那架曾令他望而却步的飞机。这一次，虽然身体在微微颤抖，可他没有回头。飞机经过投放点，彭豪咬紧牙关，紧紧跟着前一名跳伞员。突然，投放员大声喊道：“跳！在嘈杂的引擎轰鸣声中，这个声音如此清晰响亮。就是这一刻了！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彭豪勾头收腿，跃离机舱。他努力着保持空中姿态，强烈的失重感令他头晕目眩，可他仍努力睁开眼，入目是大好河山。

降落伞开了，彭豪此时已经适应了失重感，他肩头的对讲机里传来指导员带着笑的鼓励：“彭豪，你的伞开得好！”

此时，天空晴朗，没有风声，也没有云朵。彭豪不知道，他头顶洁白的伞花，其实正是天空中最美的云。

故事兵阵

伞花作云

■ 韩光烁
刘华山

一日，彭豪像往常一样保障跳伞。当他再次询问跳伞感受时，有位年轻的战士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跳伞，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想……”

这是彭豪意想不到的答案，他张了张嘴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能从千米高空勇敢一跃，已经很棒了，不像我……”

没等他讲完，战士立马扬起了手，“谢谢班长鼓励！”这天地面无风，阳光晴朗，看着跳伞员脸上飞扬的笑容，彭豪头一次发现，原来自己是那样向往天空。可他却一直没迈出那一步，不敢纵身一跃，也缺乏挑战自我的勇气。看着这位年轻士兵明亮的眼睛，彭豪慢慢攥紧了拳头。

从那天起，保障任务结束后，彭豪便拉上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开始加练。起初，班长以为这不过是彭豪一时的心血来潮。然而，当看见他无数次登上吊环